

如影如痕

生命中的荒原

张健◎著

○○○

现在年轻的孩子，是无法知道和相信我们曾有过一个那样的昨天。于是我想，该让他们知道。我们刻写下的昨天，并不仅仅只记着艰难，还有乐观、信念、沉思和不屈……

XIAOYUANWENXUECONGSHU

华文出版社

I267

1263

校园文学丛书 ■

生命中的荒原

张 健◎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中的荒原/张健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如影如痕)

ISBN 7-5075-1904-X

I. 生...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22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9 印张 112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001)	变奏曲封血：人北东
	丽美味舞忠伯土牌歌克四林奥吉星
	荣县阿查 姜奥羽国——
(181)	鼓丽架人夫伯卦及
(010)	朗撒“冠民金黄”国中韵云益界世尉露
看电影	丽美韵人升西，儿文咏英慧曹
——艰难岁月之一	(1)
母亲的风灯	事姑韵台美醉翠孝“股小半中”
——艰难岁月之二	(14)
曾经这样歌唱	宁韵雅“手条面外”
——艰难岁月之三	(25)
那时候读书	
——艰难岁月之四	(43)
姜昆：生命中的风雪	
——艰难岁月之五	(68)
饿出来的故事	
——艰难岁月之六	(73)
母狼衔来的月光	
——艰难岁月之七	(100)



东北人：血性的衰变 (160)

写在奥林匹克旗帜上的忠诚和美丽

——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

及他的夫人梁丽娟 (187)

震惊世界篮坛的中国“黄金男孩”姚明 (210)

曹慧英和女儿，两代人的美丽

(1) ——原国家女排队长将女儿般悦笑子送上

“中华小姐”季军领奖台的故事 (228)

伤口 (247)

“冷面杀手”张怡宁 (264)

(25) 三多良安敬取——

许美时加联

(34) 四多良安敬取——

雷风随中命主：吴美

(80) 五多良安敬取——

毒站陆采出献

(37) 六多良安敬取——

光只陆采南献母

(100) 七多良安敬取——

看电影



看电影

——艰难岁月之一



现在年轻的孩子们，是无法知道和相信我们曾有过一个那样的昨天。于是我想，该让他们知道。我们刻写下的昨天，并不仅仅只记着艰难，还有乐观、信念、沉思和不屈……

开始还行，尽管我们那里偏远荒辟，还能看到电影。那年我八岁，记得是刚从山东到荒原的两个月后，电影就来了。那是1958年，王震将军一声令下，十万官兵便奔了北大荒，穿着军装打着红旗，很有气势的。我随家所到的这个分场才半岁，场部暂时驻在一个老乡村里。官兵们年轻些的，住在临时搭起的马架子或老乡的仓房里（仓房又叫苞米楼，下面四根柱子，上面悬在空中，树条编的，四处通风。官兵们糊上些泥就住上了，冷。）；年纪大些的或有家的，便和老乡挤



住在一起。老乡住南炕，我们的人住北炕，也常有北炕的一面炕上住着我们的两对年轻夫妻——中间拉个帘儿。

这一次电影的到来，对于这个小村来说，是破天荒头一次！过去他们从不知世上还有电影这东西。用一台机器加一个小电驴子（不知为何，他们把发电机也叫电驴子），就可让人、天、地、枪炮、房子在一块白布上活起来，真不可思议，人真能啊！那是总场来的放影组，带来的是《钢铁战士》。故事写的是战争中我们的三个战士被俘后如何与敌人不屈斗争。观众里，对于转业官兵们，那是重温战火岁月，表情都很肃穆激动，似又回到自己血与火的昨天，看到激动处，成团的蚊子嗡地上来叮住也忘记打，过一会一抹满脸是血。而村里人就不一样了，银幕上一打炮就慌忙捂耳朵，带孩子的女人吓得把孩子直往怀里按，连叫“别炸着了！”敌人一出现，他们就骂，骂得很难听，不堪入耳，连老头老太太都骂，跺起脚喊着骂！——这还是文的，年轻些的就感到骂不解恨了，上来武的，拾些石头土块往银幕上砍，砍了很大几个

看电影



洞。电影不得不停下几次，场长给他们又解释电影是怎么回事。好容易安顿了下来，谁知一个老太太又冲上去抱着银幕哭嚎起来，非说影片中那个被敌人打死的小战士是她儿子。“我的儿啊，闹半天你是这么死的！村长他们杂种×的都瞒着我呀……！”

这回怎么劝也无用了，老人哭昏了过去。原来她的儿子是参军后牺牲的，儿子长得很像影片中的遇害的小战士。演场电影差点出了人命，让转业官兵们有些哭笑不得。不久分场内部还开了一次大会（因过去只要一开大会，老乡也来），题目是“正确认识可爱的老乡，化作动力尽快在荒原扎根”。

又是几个月后，已是数九隆冬，电影又来了。这次来的是外国影片《奥赛罗》，根据莎士比亚的名剧改编的。就连转业官兵中了解一点影片背景的也不多，大家看着都觉没劲。秩序却好，无人再嚷。只从老乡那里偶尔冒出几句不满的叨咕“外国大傻娘们儿”之类。不满归不满，无一人走，眼直直盯着银幕。那天晚上，又是露天，冷极了，有零下30多度。只听鼻涕吸溜吸溜直抽，牙也在“得得得得”打哆嗦。演到一



半，机器冻出了毛病，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了。没声了也不走，还直勾勾盯那银幕。反正已没了声，有一人冻得便跺起脚，于是所有人都跺起来，跺得雪“篷篷滋滋”响成一片。二十多年后，我读大学，再看这部影片时，耳边竟还出现了那一片很响的跺脚声。

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刚见到电影一年多的小村及小村里的青年人，不久便上了银幕！1959年夏秋之交，中央新影厂来拍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请小村里的两个姑娘在林中跑，然后又让她们搂着鹿的脖子拍了几个镜头，就走了。一年后，影片来了，场里请来村里人一起看。当看到那两个姑娘在林中跑着跑着一下子抱着了鹿时，全哈哈大笑，好像突然明白过来，说“电影原来是骗子！”那两个姑娘还好像很生气，直说上当了。后来，两个中的一个，嫁给了我们的一位中尉，她和我们家住在一栋房子。村里姑娘背后说她：“上了一回电影，找了个军官对象，美的！”她听了并不生气，说：“你们也都找啊！”

1962年，我到总场读初中，电影就看得多了。条件也好，在礼堂里演。一周，能上演两部影片。但我

看电影



们大多难以看到，因学校规定只有星期六晚上可自由支配，其他晚上都有晚自习。当然，有益于我们的特殊影片例外，只是这特殊太少。记得学校曾组织我们看过苏联的《乡村女教师》，写作文《我的志愿》时，全班有一大半同学写道：“我的志愿是当一个瓦尔瓦拉式的神圣的乡村教师，送我心爱的天使般的孩子们去为祖国上大学”。我没有选择教师，因我被这部影片那朴素真诚的艺术手法所打动，震撼我的是艺术的力量。我想，我将走艺术之路。当时，同学和个别老师对我的选择不满，认为我有狂妄自负之嫌。班主任却悄悄支持我。一天傍晚，我正和同学们在上晚自习，他来了，把我叫出门外，给了我一张电影片，让我悄悄去看赵丹的《聂耳》。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冲动地跑进影院的。看完电影后跑回宿舍，同学们刚躺下，我又不能和他们谈聂耳，急得在炕上直翻筋斗。第一次，我体会到有话不能说是天下最痛苦之事。《聂耳》对我的影响很大，我16岁那年，参加工作第一次发了工资，又借了些钱，托人从哈尔滨买回一把小提琴。杀猪一样的动静拉了三年后，才找到一位会拉琴的军



官。他摇摇头说：“你连托琴的姿式都错了，拉了一身毛病，难改了。你的手指又短，弹性不好，不是拉琴的料。”我甚伤心，不久便埋葬了这个“音乐之皇”的梦，改拉键盘乐的手风琴去了。

后来就不行了，祖国十年浩劫开始，电影几乎一夜间全成了封资修被打入冷宫。再看电影，难矣！好像那时整个中国只有那么几部影片：《地道战》、《地雷战》、两部有关苏联十月革命的影片、西哈努克的纪录片，后来又放出阿尔巴尼亚、越南的几部影片。唯越南的影片给我们印象最深，带给我们无穷乐趣——部片中有个口称“天灵开地灵开”跳大神的弥海。连里有个老职工回家探亲，路上拾回个寡妇作老婆，此妇凶煞无比，为要钱常把这老职工追得鸡飞狗跳满连乱跑。大家就称此妇“弥海”。有人和这位老职工下棋，一看要输了，就站起来说：“坏了，弥海来了！”老职工顾不得棋了，急忙鼠窜而去。——还有部越南片子中，一位女战士在战斗中喊：“包利同志，没子弹了！”敌人一听，全从树后出来往上冲，结果均被打死。连里就称一位有大脑炎后遗症的青年

看电影



小王为“包利”。喊久了，小王自己也很高兴，连会计造表发工资，他的名字也写成“包利”。一上工，大家就对他喊：“包利同志，没子弹了！”他直勾着眼说：“没子弹了这一句得女的喊，你们男的喊我不应。”女的就又喊，他这才眼一翻对喊的人说：“你个傻玩意儿，你以为这一喊敌人就信了？连我都不信，还骗敌人？你这是暴露目标找枪子呢！”大家都哈哈大笑，他也大笑，笑得很开心。

这么开心的时候并不多，因为它终究替代不了我们对看电影的向往。晚上又没事，大家就在炕上或工棚、地窝子里（如外出挖河、伐木、采石）一围聊电影，每人讲一个看过的但别人没看过的电影。那真是眉飞色舞，讲者听者都兴奋异常。这真是精神会餐。我也就是在这时从真正的底层生活中，吸收了很多艺术养份，并再次感觉到了艺术的力量。有位北京知青，他讲电影极绝，如导演一样一个一个镜头切着讲：

“大海。哗……哗……，海浪翻腾。很远处能见一只小船，飘飘摇摇划来。小船越来越近，最后充满银幕。这时镜头移到舷边，船下，一双手的特写，手



在流血……”他的天资和对于电影艺术的领悟与敏感是惊人的。他一开讲，大家便烟茶伺候。但是，就是这一点点小小的讲、听电影的权力不久化作乌有。随着一个民族政治斗争的弦儿绷紧，必然的，另一种敏感的“天才”出现了：

“别讲了。这个电影是毒草。”
大家只好说换一个。

“——这个也早就被批了，更坏的封资修……”
所有的人，只好沉默了。

这“天才”也是个北京知青。
大家便只好躺在地窝子里望着顶棚。不久，这位“天才”因状告同来的一位同班同学写“反动日记”，发迹了，先当了官，后上大学走了。若说艺术就是生活的反应，这也是我所看到的一部难得而真实的“电影”。而无情的生活也告诉我，真正的艺术和良心，是脆弱的。它没有精力和时间去与阴谋者周旋，它在某些时间可能是被放逐的，但它又永不可战胜。

这时，我们邻近的老乡村，偶尔也有县里的放映组去演一次电影，一年一次两次的。他们和我们结下

看电影



的情意在，一来电影，还没忘送个信来。但十几里路，又要翻一座山，去的人并不多。一个冬天，我带着连里的20多个知青去了，呼哧呼哧在没膝的深雪中趟了近三个小时才到，走出了一身大汗，帽子一摘头上似刚揭开的小蒸笼一样。刚到，电影就开演了。没遮没拦的，西北风一吹，不久身上湿汗如冰，冻得我们又捂着耳朵挤缩在一起。但那部影片却使我极难忘却，是罗马尼亚故事片《多瑙河之波》。该片的演员、导演、音乐等都是格外出色的，艺术性、思想性都强极了。这是那一时期我最喜欢的一部影片，在我心中占有经典的位置。有这样一个镜头：船长米哈依用一支笔，在救出的一个小男孩肩上画上三条杠，封小家伙为“中尉”。于是，米哈依坚强性格之外的善良和纯真表现的烂漫又丰富。这是闲笔，但非常迷人，一般作者并不注意的地方。对这部影片，当时我就感到奇怪：在全国的中外电影几乎全军复没之时，为何它得以漏网而出？（后来此片又到我连放过，那位“天才”就提出要批它，说是“1、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2、写三角关系，格调低下”）也真庆幸它的漏网而出，



让我们知道何为真正的艺术。那天深夜往回走时，因要翻过的山上有狼，前后都是男知青，握着棍子，中间夹着女知青。大家互搀互扶，在山林中唱着歌摸黑前行。

后来，新的影片寥若晨星般问世。这是这场革命的成果。但在那个岁月，也曾慰藉过我们干枯的心灵。八个样板戏、后来的《火红的年代》、《艳阳天》等，对于我们是饥不择食。一个下午，分场（那时改兵团了，叫营部）来电话说晚上样板戏影片《红灯记》到我们连。全连沸沸扬扬，比过年还高兴，就盼太阳快落山。这时放电影已有级别，最新的影片到了，只在团里演一场，就转到别的农场去了。再回来下到基层，要一二年左右。不太新的，就可在团内的各营部转。最后，才在连队转。转也有意思，比如限定在这个营只一天，那就排到哪个连是几点就几点演。——这一次的《红灯记》就是。下午刚接到电话，孩子们便疯一样涌进小礼堂，搬凳子的搬凳子，没凳子的搬砖头、扛木板，或从老师那里偷来粉笔在地上画圈，占位置。争占中不免大的打哭小的，小的去找家长、老师告状

看电影



再到礼堂来找。小学校已上不下课去，因孩子都赖在礼堂不走，学校便只好早放学。傍晚，从家家灶里冒出炒葵花籽的香气。天还没黑严，人们已全坐在小礼堂里，等电影。一片噼噼啪啪嗑瓜籽的声音，孩子叫大人嚷，一会儿这个孩子尿了，把尿溅到了别人身上；一会儿那个秃头老职工的帽子被人摘下扔得满屋乱飞。笑、闹、骂、哭，好不热闹。知青们来得最晚，就都挤在边上，站着。若是一对儿，这样亲密地挤在一起，是很美的时刻了。有聪明的情人，这时就悄悄去了村边或小溪旁，躲过任何人的眼。但谈着恋爱，眼也是盯着南山的，南山一来车，就是电影来了，再回来并不迟。女的就假装不高兴，边挡住男的边问：“说，我重要还是电影重要？”“当然你重要，电影算什么？”可答的时候耳朵是支着的，听南山来的车响。

没有恋情的知青，分不了心，就对电影更为关心。我班上有一小天津知青，太小，那时刚来，才不足16岁。他说话有点结巴，一张口先发哈哈的音半天，“哈哈哈哈哈……你借我5毛钱买点糖，哈哈哈哈哈晚上来电影……”大家就叫他小哈。我因那一段夜里练琴到



凌晨，白天又上窑出砖，累坏了，等到晚上8点看电影还没来，就回宿舍去想睡一觉。同屋的几个老知青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对小哈说电影来了再叫我们。谁知，我刚睡下没半小时，他猛地跑进来大叫电影来了。

我们出去一看，不是电影，是打夜班的机车回来加油。就又躺下睡去，可又没到半小时，他又疯跑进来抓住我的被角晃道：“来了！来了！可他妈妈来了！……”

小哈的声儿都极度兴奋地变了形，一蹦一跳往门外跑，屋里黑，他跑得太猛，咕咚一头撞在门把手上，脑门上马上就鼓起来一个亮亮的大紫包。我们无法睡了，忙起来帮他揉。他痛得哭了起来，我们逗他，说他又长了个脑袋，得便宜了。他便又笑，泪一擦扯着我去看电影。那已是夜里11点，电影仍没来，是南山来了一辆拉粮的车。

直到凌晨3点，电影才来。一放，大家大眼瞪起了小眼。原来不是京剧《红灯记》，而是《钢琴伴唱红灯记》。当然，这是没有剧情的，而且突出的又是钢琴。可任何人都不走，坚定看下去。开演没有几分钟，小小的礼堂里从大人到小孩便是一片震天的呼噜